

大通道经济史料

合浦蓝靛业史话

张振铎

蓝，是一种草本作物，叶子可沤制成蓝靛，作为染布的有机染料，用来染土布，也叫靛蓝或靛青。它主要是用植物“蓝草”加工沤制成还原染料。又因为它是半流质软膏状的靛浆，故又称水靛。赵镇在《镇安土风》诗中有句赞美的话：“靛采蓝盈掬”。可见我国很早很早以前就应用蓝靛染布了。

民国初年以前，合浦(包括后来以合浦县析置的浦北县和北海市)的蓝靛行业是当时农业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副业，也是工商贸易业上的大宗出口土产商品。清朝中叶以后，由于农业有了较程度的发展，特别是光绪二年(1876年)中英《烟台条约》把北海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，合浦县许多农副产品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搜括掠夺的主要出口商品。据《海关总结》记载，北海自光绪二年开辟为商埠以后，出口的土产物资，主要有：鸭和禽类羽毛、花生、花生油、生猪、活牛、牛皮、牛角、龙眼肉干、芝麻籽、蓝靛、生丝等二十余种。一直至民国年间，从北海运输出口的商品，仍以生猪和水靛(即蓝靛)为最大宗。以1912—1914年出口土产统计资料为例，北海口岸年出口额超过十万关平两的商品有生猪、蓝靛、花生及其制品，是出口土特产品绽开的奇葩。

蓝靛行业点滴

廉州下街(街道名)濒临西门江，这里客栈林立，在民国初年期间，是南来北往的商旅扎宿、做买卖的通衢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“上八团”(合浦北部，即今浦北县)各地挑运蓝靛来合浦贩卖的很多客商，都住扎在下街的客栈。下街，便成为蓝靛行的集散地。

廉州“福益号”(原址在今阜民南路128号)是城外约十里的倒流村刘某某于光绪十三年(1887年)间开设的“九八行”，以经营蓝靛为主，铺屋后面临西门江边，筑有拍灰砂地坪一大幅，一桶一桶的靛浆堆放在灰砂坪上，方便货物上

落码头。收购的蓝靛从这里用木驳船装运到老哥渡，再转运去北海，又由北海装上轮船，远运去海防、香港或上海，然后转销美国各地。

北海东安街(今珠海西路)“全升”(上海人开设的)、“谦益祥”(浦北人开设的)、“钜兴祥”(在今珠海中路、小江人谢品一开设)这几间商号都是经营蓝靛转口的。从玉林、博白经南流江水路运输到北海的蓝靛，大多是进入这几间铺头，进销量每年都超过一万余桶。

廉州墟地街(今阜民北路)有一间上海人陈荫宾来合浦开设的“锦兴”号，还有本地人开的“徐宜兴”、“马锦瑞”、“黄恒兴”，沙街尾(今西华路)的“莫和益”、“大时新”等染坊，专门购进蓝靛来加工染土织的大白布，成品叫做“毛宝蓝布”，十分畅销。

廉州上柴栏街“廉泰”、“蒋隆记”等木栏铺，用杉木板加工做成蓝靛桶，售给靛铺。桶身高约二尺五寸，上口大下口小，成倒圆锥柱形，上口阔约二尺，下底直径约一尺二寸，可装容蓝靛一百余斤。

石康墟上开设有靛厂数间，专事收购蓝草，沤制成蓝靛。故址的靛池现还存在。

福成也设有靛厂。福成卖兆村容大志等一帮人，专门从福成肩挑“蓝靛”来廉州，每担重约六、七十斤，卖给靛行。

廉州城外今环城乡人民政府驻地东北约二里处有一个以“蓝”命名的村庄，叫做“蓝园”，那村里的农民就是以种植、栽培蓝草为主业。

蓝靛的概况

蓝靛的主要原料是蓝草、蓝叶。

“蓝”，植物名，一年生草本，茎高约两三尺，叶互生，卵形或椭圆形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载，蓝有几个品种：

(1) 蓼科蓼蓝，叶如蓼，开花成穗，细小，浅红色。

(2) 十字花科菘蓝，叶如白菘。

(3) 爵木科马蓝，即所谓大叶冬蓝。

(4) 吴蓝，长茎如蒿而花白。

(5) 豆科木蓝，叶如槐叶，七月开淡红色花，结角长寸许。以上这五种蓝，均可制作染料，简称为“蓝”。

此外，还有：1、山木蓝，生长于山野间，树干高丈许，多枝，叶茂盛阔厚、碧绿色，多汁。采摘山木蓝叶可沤制蓝靛。2、草本青蓝，草高二尺许，叶盛、嫩绿，多汁。

大量发展蓝靛，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。蓝靛厂需用大量的制淀原料——蓝草，除了山坡上野生野长之外，农民为经济效益打算，遂因地制宜，在坡地上垦植种“蓝”。每种一次，便可以有两年到三年的收成。每收获一次后，大约过了三十至四十一天，又可再摘。如果蓝田施肥多淋水足，护理得好，一块蓝田每年即可收获八次至十次，这样周转快，收益多，经济效益很大。上面提到的那种草本青蓝，高约二尺许，每隔二十天就收一次，每年可收获十次至十二次以上，每年四至九月为盛收时期。头年收摘到第四次后，枝叶才开始趋旺盛发茂，一直至第三年夏季。秋季后便衰老枯萎，于是拔去老根，另行重新栽种。盛产期每亩年可产蓝草茎叶约一万斤左右。民国十年(1921年)时，每斤蓝草可卖得铜钱六~七文(十文制钱等于一个铜仙)。种蓝可以经常收获，经常卖得钱，经济收入多，每亩年产值可达六、七十吊钱。当时不少农户靠种蓝草，已够维持基本生活，加上栽种稻谷番茄等粮食和其他副业收入，一般都绰有剩余。

沤制蓝靛，简便的器具是用乌缸(大水缸)盛装蓝叶。但较大规模的生产，则用砖和石灰砌筑成“靛池”，靛池分为大、中、小三种，大池深约四尺，池口边长六尺，池底宽五尺，容积约一百二十立方尺，方形圆角，可装蓝茎、蓝叶八百斤。中池比大池略小，约相当五分之四的容积；小池又比中池小五分之一。大、中、小三型靛池均匀砌建，纵横成排—每排十余个池。另外砌置一只小石灰池，灌通水道。

制淀方法：把蓝茎、蓝叶放入靛池中，用清水浸泡两至三昼夜，搅动多次，搅匀后，捞起茎、叶的残渣，过滤干净。蓝草浸水所浮起的浮沫，叫做“靛花”。在中药上即是青黛，可治疗疟腮等症。

每一百斤蓝茎、叶浸渍液再加入石灰浆液三斤，搅匀，澄一昼夜，起化学变化生成半流质的沉淀液。再把半流质沉淀液置入箩筐内，搁起，滴一昼夜，漏去水份，就成为软膏状的蓝靛(也叫做水靛)。用“草本青”蓝草的茎、叶液每百斤可制成蓝靛约四、五十斤。

合浦蓝靛行业的“黄金时代”

一百二十多年前，即清朝同治(1862—1874)年间，合浦土特产品就以蓝靛和片糖为大宗货物。蓝靛的主要产地是合浦的南康、福成、石康，浦北(原合浦县析置)的寨墟、张黄、小江、福旺，灵山的武利以及博自等地。合浦蓝靛和糖片这两种大宗商品主要是通过北海港口销往海防、香港或上海，再转输美国各地①。

据《北海杂录·商务》记载：“北海埠生意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。斯时，载运货物，俱是头艙船……出口则生油、食糖……”。清同治七年(1868年)后，北海和廉州主要的商行有绸缎行、南北货行、洋货行、药材行、蓝靛行、牛皮鸭毛行、山货……等等。蓝靛已是当时合浦商场上的一个重要行业。

“蓝靛”，这种植物天然蓝色染料是十九世纪初叶以迄二十世纪初，合浦(北海)出口的传统大宗商品之一，与糖片的出口齐名。“靛”、“糖”出口额一直雄踞北海港口清代土货出口总额的首位，经久不衰。当时蓝靛的主要产地：合浦(包括今浦北县)、灵山、博自一带，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蓝草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和发展。在香港市场上，合浦蓝靛以质地优良闻名，每担蓝靛价值白银十两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(1914年)以前，北海商家便注意到发展蓝靛(即水靛)的出口，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，作为一种天然染料的蓝靛，市场销路极广，售出价格也高。

根据《华洋贸易关册·北海口》的资料，清光绪十六年至光绪廿五年(1890—1899)十年间，从台浦县通过北海运出口的蓝靛数量达六十四万六千多担，价值约三百八十八万两关平银，约占北海土货出口额总值的三分之一。

现把这十年间蓝靛出口数量列表如下：

年 份	蓝靛出口
光绪十六年(1890年)	60,000 担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	70,100 担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	77,400 担
光绪十九年(1893年)	33,000 担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	48,000 担
光绪廿一年(1895年)	54,800 担
光绪廿二年(1896年)	60,828 担
光绪廿三年(1897年)	82,000 担
光绪廿四年(1898年)	69,000 担

光绪廿五年(1899年)	91,770担
合计	646,898担

值得说明的是：在1890—1899年这十年期间，由合浦县北海输出口的土产价值共达一千二百多万两关平银（按：关平两是解放前旧海关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，合银37.7994克，而一般银元每枚重26.6971克，含纯银23.493448克，即一关平两相当于银元1.6元）。而最大宗的是八角、八角油、蓝靛、生牛皮、糖片等货物。其中仅仅蓝靛一项646,898担，估值388万两关平银，就占北海十年来土货出口总额总值的32.4%，足见蓝靛比重之大。

除了上面所述的十年，平均每年出口土靛约六万五千担，估值四十万两关平银之外，在此之前，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出口蓝靛48,600担。

还有资料：

光绪廿七年(1901年)出口蓝靛8,900担。

清末的最后四年即光绪卅四年至宣统三年(1908~1911年)四年间从北海运出蓝靛138,841担，平均每年34,710担。

“民国”成立以后，即本世纪初期，生猪和蓝靛仍然是北海最大宗的出口商品，据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(1912—1914年)的出口统计资料，合浦(北海)蓝靛出口数量如下：

年份	蓝靛出口数量(担)	金额(关平两)	口岸出口总值(关平两)	蓝靛占出口额比重%
民国元年(1912年)	19,905	99,826	1,074,909	9.3
民国二年(1913年)	16,076	109,318	918,091	11.9
民国三年(1914年)	9,509	64,660	674,365	9.6
合计	45,490	273,804	2,667,365	10.26

民国成立后，民国二年(1913年)袁世凯免去了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，陈炯明宣布广东省独立。当时北海市面盛传陈炯明部队要调走，于是人心惶惶不安，市民恐怕盗贼趁乱抢劫，商人停止进货，市场生意萧条，出口的生猪、蓝靛、花生油、糖及一般土货顿形减色，出口土产品明显减少，蓝靛的出口量比上年少了近四千担，北海口岸出口总值也减少了156,818关平两。但由于蓝靛涨价，出口金额反为增加一万关平两，蓝靛占出口比重也上升为口岸出口总值

的 11.9%。

此后，民国四年(1915年)北海蓝靛出口增长较大。民国七年(1918年)蓝靛出口继续增长，蓝靛出口金额占出口总值的 31%。

曾经有一段时期，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商做蓝靛投机生意，牟取暴利。他们通过囤积蓝靛货物这一种手段，使价格低落，达到压抑靛价。北海商人闻讯，十分愤怒，于是也“以牙还牙”想办法对付，用“不出口”来抵制。据北海海关资料的记载，靛商“亦虑有亏成本，情愿存货待价，不肯装运出口”，相持结果，“输出顿形减少”，于是外商只好稍为提高价格，使蓝靛出口每年仍能保持数万担的数量。

蓝靛业的没落

德国拜耳氏于 1880 年发明人工制造蓝靛的方法，但这种人工方法成本高昂，不适于染织工业方面应用，后来再经过许多科学家多次试验研究改进，十九世纪末叶，用化学合成法的人工制造蓝靛获得圆满成功。于是，新的化学染料——人造蓝靛代替了天然产品的广泛使用。从此以后，天然蓝靛遂不为世人所重视了。从 1912 年至 1919 年间，北海港口的进口洋货，以煤油、火柴、染料、五金、面粉为大宗，棉布、火柴、染料的进口，则分别由英、日、法、德帝国主义国家所操纵。在 1913 年的进口货物中，染料一项就比 1912 年的输入量增加了 70%，大量进口的人工染料涌进北海、合浦，严重打击了本地蓝草的农(副)业生产和损害了工商业的蓝靛经营，国民经济收入受到抑制和挫伤。

据资料记载，自民国十四年(1925年)后，因外洋安尼林染料的竞争倾轧，合浦蓝靛工业亦逐渐趋向衰落，迨至 1929 年，外国化学工业急速发展，外商把德国生产的化学染料大量在国际市场上倾销，而对合浦、北海一贯出口的蓝靛需求量逐渐减少，致使外销出口量大幅度下降。这是蓝靛出口衰退没落的根本原因。

因为蓝靛对外销路滞塞，必然影响到制蓝靛作坊(靛厂业)的日渐衰退，也殃及种蓝草、卖蓝草的农民，致使廉州、灵山、玉林、博白等县种植蓝靛的农民，几乎家家遭到破产。民国年间编的《灵山县志》卷二十一记载：“农户前数年，家家种蓝靛，蓝厂四间，每日收蓝值二、三千贯(按：钱一千文为一贯)，近因外洋硫靛畅销，廉(卅)北(海)靛市滞销，制家多歇业，今所种者不及前十

分之一、二。”北海关税务司也承认：北海港的水靛出口，“再次面临外国染料的竞争，是年，在这种商品的贸易上，蒙受了重大的损失。”

本来，蓝靛（靛浆、水靛）是合浦、北海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，输出金额在清代北海关土货出口总额中一直雄踞首位，一枝独秀，但后来受到外国化学染料倾销的冲击，极数十年之盛的蓝靛，终致销路滞塞。退出了土货出口的行列，从此合浦蓝靛行业便一蹶不振、日趋没落了。

注：①见顾裕瑞、李志俭编的《北海港史》